英语“A and B”式习语及其汉译

李先进,魏　薇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英语中有大量短小精悍、形象生动、表现力强的习语。“A and B”式是其中比较独特的一种形式。该类习语字数精炼,结构固定,搭配讲究,富有节奏,朗朗上口,具有很强的表意功能和修辞效果。由于习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组合,汉译时除了意义传达准确无误外,语言形式上也颇有讲究。“四化”策略—异化、归化、中立化和四字化,对这类习语的翻译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　习语;　“A and B”式结构;　翻译;　“四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　H3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755(2012)01 - 0094 - 04

世界各民族语言中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短小精悍、语义丰富、含蓄隽永、形式固定的表达法,我们称之为“成语”或“习语”(idiom)。这类习语的结构形式和修辞、表意功能也许各不相同,但有其共同特点:贴近生活,生动形象,通俗易懂。英语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势语言,习语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式灵活多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扮演着异常活跃的角色。

英语 idiom 一词在《新牛津英语大词典》中是这样定义的:a group of words established by usage as having a meaning not deducible from those of the individual words. 这一定义除告诉我们习语的理解不可望文生义之外,还对其结构特点有所揭示:英语习语是由词组构成的(a group of words),也就是说任何单个词语是不能称之为习语的。至于词组是如何搭配的,不可一概而论,而是相当灵活,且复杂多变。一般来说,就构成方式而言,英语习语可分为句子式和短语式两大类。所谓句子式习语是习语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即我们平时所说的“谚语”、“警句”(proverb 或 saying)之类,如我们耳熟能详的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A stitch in time saves nine 等;短语式习语则数量更多,组合方式也五花八门,灵活多样。

本文着重介绍的是一种较为独特的习语,即“A and B”式习语。从结构上看,该类习语由 and 前后各加一个词组成。套用数学术语表示,就是一个“常量”(constant)and 加两个“变量”(variable),而且常量和变量之间的位置是固定的,不得随意颠倒,具有语义的统一性(semantic unity)和结构的固定性(structural stability)[1]。英国学者 H. W. Fowler 形象地把这类习语比作“连体双胎”(Siamese twins),称其为重言法(hendiadys)[2],也有外国学者称之为婚配词(wedded words),这些比喻都十分形象。据统计,这类习语的数量不是太多,只有 300 多条[3]。汪榕培在其《英语词汇学研究》一书中对这类习语的表层、深层结构、语义关系、文体特征和修辞效果等方面有比较系统和详细的阐述[4]。本文就该类习语的结构特征、语音特征及翻译策略作些初步探讨。

一　“A and B”式习语的结构特征

由于字数少、结构简单、固定,该类习语显得短小精悍,读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具有其它习语无法比拟的优势和不同凡响的修辞效果。如果在 A、B 两个变量上再添点“花样”,效果更是妙不可言。事实上,此类习语在 A 与 B 的搭配上颇有讲究:

(一)A、B 同词重叠,表示重复关系。从形式上看似乎违反了语言“经济原则”(the principle of economy),但从心理认知(psychological cognition)角度看,恰恰体现了数量象似性原则(iconicity principle)。因为词语重复使用,增加了语言符号的数量,语符形式越长,表达信息量越多,包含意义就越丰富。如 by and by(后来),on and on(连续不断),

[收稿日期]　2012 - 03 - 05
[作者简介]　李先进(1966 -),男,湖南湘阴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①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neck and neck(旗鼓相当),out and out(彻头彻尾),over and over(反反复复)等。

(二)A、B 词义接近,表示同义关系。A、B 都由词性相同的同义、近义词构成,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开拓了词义的深度和广度。理解时可按一个词尤其是第一个词的意思来理解。如名词类:twists and turns(迂回曲折),bits and pieces(零碎);动词类:pick and choose(挑选),toss and turn(翻来覆去);形容词类:sick and tired(厌倦),safe and sound(安然无恙);此外,这类习语还表示“意义的泛化”[5],如 ways and means 泛指“各种方法”,aches and pains 泛指“各种疼痛”。

(三)A、B 互为反义,表示对立关系。and 前后的两个词在语义上形成强烈反差和鲜明对比,从而达到理想的修辞效果,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名词类:ups and downs(起伏),pros and cons(有利和不利);动词类:wax and wane(时盛时衰),come and go(昙花一现);形容词类:thick and thin(不顾艰难险阻),black and white(白纸黑字);副词类:up and down(上下),back and forth(来回反复)等。

(四)A、B 属同一语义场,表示类义关系或同位关系,即两词意义关联且出现在相同的语境中,虽词义不同,但却是“同一类事物,是一个大概念下的种概念,处于同等位置的关系中。”[6]如 bow and arrow(弓箭),fur and feather(鸟兽),bread and butter(生计)等。

(五)A、B 表示递进关系。时间上,第一个词所表示的动作或状态先于第二个词;语义上,第二个词是第一个词语义的延伸或补充,表达完整概念,具有充实词义的修辞作用。如 forgive and forget(不计前嫌),bow and scrape(打躬作揖),hit and run(肇事逃逸)等。

(六)A、B 表示修饰关系。这类词在古英语和中世纪英语中屡见不鲜,在现当代英语中留存的数量很少。所谓修饰关系是指前词修饰后词,如 grace and flavor 中,其构成因子的修饰关系为 gracious flavor(恩惠),good and ready 等于 all ready(一切就绪);或后词修饰前词,如 cups and gold 中,构成因子的修饰关系为 golden cups(金杯)。

以上是比较常见的具有“向心结构的成对词”(centripetal structure)[7],它们一般与各组成部分同属相同的形类,充当相同的句法成分,具有相同的语法功能。当然,两词有时不具备以上语义特征,分属不同词类,具有不同语法功能,可以填充在完全不同的句法空位,具有“离心结构”(centrifugal structure)[8],如 by and large(总的说来),over and done with(彻底结束)等,但这类习语少之又少。

二　“A and B”式习语的语音特征

(一) A、B 押头韵(alliteration),即两个词首字母相同(一般为辅音字母)。这种修辞手法在诗歌创作中最为常见,其作用是增强语言的节奏感和艺术情趣,达到音美和形美的统一。例如:safe and sound(安然无恙),hale and hearty(身体健康),thick and thin(不顾艰难险阻),black and blue(伤痕累累),wax and wane(时盛时衰)等。

(二)A、B 押尾韵(consonant),即 and 前后两个词的元音及后面的辅音或其他音素相同,只是首辅音不同。这类习语经常出现在英文小说、诗歌、歌曲、报刊文章等,具有节奏感。如:huff and puff(气喘吁吁),wine and dine(大吃大喝),toil and moil(埋头苦干),wear and tear(磨损),odds and ends(琐碎事),bustle and hustle(混乱),fair and square(光明正大),rough and tough(粗鲁)等。

为达到使语言音韵铿锵、优美悦耳的目的,既使用头韵,又使用尾韵的也不在少数。这样重复相同的读音或字母,使其语音有规则地回环往复,产生声韵的和谐,构成声音回环和谐之美。如 pill and poll(掠夺),bibs and bobs(零碎东西),dribs and drabs(片段)等。

(三)A、B 押中韵(assonance),又名半谐音或谐元音,指重读元音的重复,即两个平行成分的元音完全相同,但所有辅音均不同。如 weak and feeble(虚弱的),hit and miss(漫无目的),hard and fast(不容更改),cut and run(急忙逃走)等。

(四)A、B 蝉联式,即前一词的末尾与后一词的开头重复同一音,使首尾蝉联。例如 free and easy(无拘无束)首尾重复元音[iː],law and order(社会治安)首尾重复元音[ɔː],neat and tidy(整洁)首尾重复辅音[t]等。

(五)清浊对应。两个词的词首或词尾或首尾蝉联的辅音清浊对应。如 come and go(来来往往)词首辅音[k][g]清浊对应;cat and dog(争吵不休)首尾蝉联的辅音[t][d]清浊对应。

(六)元音开合交替。A、B 两词为单音节,元音开合交替,增强了声调之美。例如 box and needle(罗盘)元音[ɔ][iː]开合交替,(play)fast and loose(反复无常)元音[aː][uː]开合交替等。

三　“A and B”式习语的翻译策略

说到习语翻译,中外学者早有过大量精辟的论

述。这些论述由于出发点不同,表述方式可能有所出入,但还是离不开一个“信”字。字只一个,内涵却相当丰富。除内容(content)忠实外,还要照顾语言形式(form)。在论及翻译过程,谈及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美国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说过:“In treating such lexico-grammatical features, both form and content must be dealt with, since special forms, e. g. poetry, liturgy, parables, proverbs, epigrams, and epistolary formulae, are all important factors in determining meaning.”[9]尽管奈达没有具体点到 idioms,但在某些方面完全符合上述“特殊形式(special forms)”的标准,应该享受“特殊待遇”,即译者在选择目的语表达形式时,头脑中要有一种意识,对源语中的某些特殊形式不能视而不见,而要尽量在译语中“有所体现”。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曾举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原文是孔子的一句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以韦利的译文为例:A gentleman takes as much trouble to discover what is right as baser men take to discover what will pay. 许先生认为韦利的译文较好地译出了原文的内容,但就语言形式而言,原文中“义”、“利”二字对称有韵,译文中未能得到体现,因此不甚理想。他建议译为:A cultured man cares for what is proper and fit while an uncultured man cares for the profit. 他说新译把“君子”和“小人”说成没有文化的人,可能减少了一点对下等人的轻视。根据“义者宜也”的古训,把“义”译作 proper and fit,把“利”译作 profit,后者恰巧由前者的头尾所组成,多少体现了原文中“义”、“利”二字的对称与韵律,不失为语言形式上的一种“补偿”。

考虑到中英文之间的巨大差异,译文与原文语言形式上的对应效果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实现。中外学者作了不懈的探讨,在习语翻译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具有一定指导性和操作性的原则与策略。彭长江教授归纳了“三化”原则,即“异化”、“归化”和“中立化”,[10]在此基础上,笔者再加上一化——四字化,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一)异化法:所谓“异化”就是以近乎保持其本来面目的方式再现原语形象,保留原语的字面意义[11]。例如:

1)I'm only flesh and blood. I can't do things that a machine can do.

我毕竟是血肉之躯,干不了机器能干的事情。

flesh and blood 意思是 human being or human beings in general,译作“血肉之躯”不仅意义上吻合,形式上也挺匹配。

2)It seems such a simple thing but I've hunted high and low for a pure cotton night dress for my mother. 看似小事一桩,为了给母亲买一件纯棉睡衣我是上上下下都跑了个遍。

high and low 译作“上上下下”从意义到形式都兼顾到了。

(二)归化法:“归化”实际上是一种“拿来主义”,即从目的语约定俗成的表达法里找一个意义与原语习语相当的“套上”即可[12]。例如:

3)My girlfriend blew hot and cold about going to the cinema. One minute she was keen to go, and the next she wanted to stay at home. 我女朋友在看电影方面朝三暮四,说变就变。一会儿迫不及待地要上电影院,一会儿又想呆在家里。

4)These small ordinary jobs are our bread and butter, so we are glad to get them. 这些不怎么起眼的工作是我们的饭碗,能得到我们很高兴。

以上两例分别将(to blow) hot and cold (to change from liking to disliking a person, idea, etc., especially repeatedly) 和 bread and butter (something that provides a person with simple things he needs to continue to live or work) 译作“朝三暮四”和“饭碗”就是借用了汉语中现成的词语。

(三)中立化法:即译语中不使用习语,仅仅译出原语习语的修辞意义而已,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译法。例如:

5)It was raining cats and dogs when I was driving home. 我开车回家时雨下得很大。

6)I want this work finished before you go home, and I'll have no ifs and buts from any of you. 我要你们把工作完成再回家,我不接受任何托词。

以上两例中,译语使用的是普通词语,即只译出了意义,舍弃了形象。

(四)四字化法:四字格在汉语中占绝对优势。从语义角度看,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每个汉字都有相对完整的意义,都可以充当语法结构中的一个成分,四个字就相当于四个成分,这样,四个字的成语就囊括了汉语中最重要、最常用的几种基本语法结构形式;从形成过程看,四字格通常把完整的故事传说或概念思想浓缩成言简意赅的精警形式,将汉语中最重要的结构形式包含其中;从语音角度看,追求均衡、对称、稳重是汉民族深层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审美原则。要获得这种效果,字数必须为偶数。2 虽是偶数,但字数太少,6 以上的偶数不够简练,不

符合语言运用的“经济原则”。相比之下,四字格由“2×2”格式构成,与汉民族的审美心理暗合,也最为简洁、经济,因此,它“当仁不让”地成为最理想的基本结构样式。鉴于汉语中拥有大量的四字结构,具有自己音美和形美的优势,在翻译此类习语时,译者不妨充分利用母语的优势,将“A and B”式习语译成汉语的四字格,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与原语音、形相同的修辞效果。这样的列子可以说是俯拾皆是,信手拈来,如:

black and blue 鼻青脸肿
heart and soul 全心全意
neck and neck 并驾齐驱
life and death 生死攸关
toil and moil 累死累活
leaps and bounds 突飞猛进

四　结束语

英语习语的构成形式多样,而“A and B”式习语因其字数精炼,结构固定,搭配讲究,朗朗上口,具有很强的表意功能和不同凡响的修辞效果。由于非常的语言形式往往具有特殊的表达效果,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非一般的语言形式应细心甄别,视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对习语的翻译原则与策略翻译界已有不少探讨和论述,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英语习语翻译的“四化”策略,即异化、归化、中立化和四字化。

[参考文献]

[1] 李先进. 英语习语的变异性及修辞特色[J]. 云梦学刊,2004(3): 114-116.
[2] 蒋 磊. 英汉习语的文化观照与对比[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237.
[3] 黄粉保. 英语特殊习语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
[4] 汪榕培. 英语词汇学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35-191.
[5] 许 峰. 英语成对词的构词理据与语法分析[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3):102-103.
[6] 张培成. 英语成对词与汉语联合式复合词比较[J]. 外语教学,2000(1):83-87.
[7] 周树军. 英语成对词的结构和功能探究[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3):129-130.
[8] [美]布龙菲尔德. 论语言[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39.
[9] Nida, Eugene. Language: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243.
[10] 彭长江. 英汉—汉英翻译教程[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77-179.
[11] 李先进. 称呼语转换及语用翻译策略探究[J]. 外国语文,2011(6):129-133.
[12] 单力昂. 跨文化背景下归化和异化策略在习语翻译中的应用[J]. 海外英语,2012(1):150-152.

English Idioms of “A and B” Construction and Their Chinese Translation

LI Xian-jin, WEI We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English is rich in idioms which are terse, vivid and expressive. “A and B” construction is a unique form of idioms in that they are lexically short, structurally fixed, collocationally graceful, phonetically rhythmic and make smooth and easy reading, and as a result, such idioms are rhetorically effective. As idioms are special language combinations,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preserving their forms apart from keeping their original meanings. The four strategies, namely, foreignization, domestication, neutralization and four-character expressions, prove practical in E-C translation of such idioms.

Key words: idioms; “A and B” 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four strategies